

若未「蓋棺」，何談「論定」？

鄭湧

——趙州和尚「五年分梳不下」

前面，我講了《碧岩錄》第二則，趙州和尚與「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的故事。然而，在《碧岩錄》裏，講到趙州和尚與「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的不只這一則，還有第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等。只不過，它們並沒有和第二則編排在一起。爲了探討的方便，我從原有次序中，把它們提到前面來談。

《碧岩錄》第五十八則，請看原文：

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

州云：「曾有人問我，直得五年分梳不下。」

在趙州和尚從諍的年代，「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似乎是一個熱門話題，並成爲禪林的重要公案。單單在《碧岩錄》，這部被奉爲「禪宗第一書」所精選的百則公案中，與「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有關的趙州和尚的故事，就有四則。

難怪，在當時就有僧人問趙州和尚：你們老在講「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翻來覆去，豈不是老生常談？對於這個問題，趙州和尚回答道：五年前就有人這麼問我了；可直到今天，我仍然不能對這個問題作出明白的回答。

前面，在我們剛講過的《碧岩錄》第二則裏，趙州和尚就說他自己「不在『明白』裏」；而到了現在，他仍說「分梳不下」。這究竟是什麼道理呢？

一聽到要探究「道理」，我那個哲學同行立馬來了興趣。他搶先說道：這就是境界呀！「明白人」從來就不以「明白」自居，「越是『明白』，就越不自持『明白』；而越不自持『明白』，恰恰成就了最大的『明白』」呀！這第五十八則，恰恰證明了：趙州和尚的「不自持『明白』」是一貫的，他非常自然、自覺地在「將『不在明白裏』進行到底」！！

如果換了其他的人、特別是秀才們，一有「心得」，就會大講特講，急於顯示自己的「明白」、「智

慧」。明明是自己有新的「發現」，卻被誤解為「落人窠臼」，那還了得！不吹鬍子瞪眼，至少也得為自己辯白解釋一番。比方，他會辯解說：那也不儘然吧！我們每次談論「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不都有新的發現嗎？！至少，也是對這句話做出了新的闡發呀！我前面所說的「不在『明白』裏」，不正是超越了三祖僧燦的「洞然明白」麼？不就是「洞然明白」的一個反題嗎？！確切地說，我是在他「明白」的基礎上，又前進了一步，提出了「不明白」的新命題。這也可以說是理論上的一種發展、一種創新吧！

通常，人們都會處心積慮、千方百計地去追求「明白」，竭力讓自己「處在『明白』裏」，並以「明白者」自居。可是，趙州和尚沒有這麼做；恰恰相反，他說自己「不在『明白』裏」，「分梳不下」。

一個人做好一件事，並不難；難的是持久地、永遠地做好所有的事。同樣，一個人「明白」一件事，也並不難，難的是持久地「明白」。在許多人看來，這已經是一個很高的要求了；但趙州和尚則鄭重地告誡人們：即使是把一件事真正搞「明白」，也並不容易；倒不如說，人經常是「不在『明白』裏」。在他看來，自己「不明白」的事情很多很多，甚至包括那些別人看起來他已經「明白」的事情。所以，對於他自己所遭遇的人

和事，不敢輕言「明白」；對於人生的每一個時刻，他不敢有一點一滴的怠慢和疏忽。這樣的一個人，他一輩子在「摸著石頭過河」、「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一輩子地「不在『明白』裏」、「分梳不下」。

另一位商界的老朋友，讀了趙州和尚所說的「不在『明白』裏」、「分梳不下」，深有感觸。他在商海中幾度沉浮，生意做了二十年（遠遠超過了趙州和尚所說的那個五年）；謀士高參們也為他總結了那麼多的經驗教訓。可對於自己所從事的商業，他認為至今也沒有搞「明白」；至少並不像某些理論家、媒體所說的那樣「明白」。

據說，他的事業和財富並不比《財經人生》「二〇〇七年中國智慧大獎」節目中的某些得獎者差；但是，得獎者們在舞臺上的那種「成功」感和「明白」，他卻一丁點兒也沒有。看到舞臺上又是擺業績、又是誇功德，他跟我們說：真想去問問那些人：這些事情，真是可以那麼大肆宣揚、誇耀嗎？真是像他們所說的那樣「明白」嗎？

如果，真講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他倒覺得：包括他本人在內的賺錢，並不那麼「明白」。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他從做生意一開始，就不是「明白」了才做的，而是被生活所迫，家裏等米下鍋。後來賺了錢，

也不大「明白」究竟是怎麼賺的錢；但又不能停下來等弄「明白」了再做。所以，儘管他一直在做生意，也一直在賺錢，卻一直是「不在『明白』裏」。既然，他一直「不在『明白』裏」，又怎麼能把這個「不明白」說成是「明白」呢？他自己認為，這是不可能的，至少到目前為止依然是這樣的。他身邊的那些做大了生意的朋友，差不多也都是如此。

再說了，他們所做的生意，並非都那麼經得起推敲；做的那些功德，似乎也不值得這麼張揚。他說，據他所知，出現在舞臺上的個別人，離倒閉或牢獄曾經僅有一步之遙。他認為，對於現在仍然活躍在商場上的許多人來說，千萬不要輕言成功、「明白」；他們之所以願意上這個舞臺，以「成功者」自居，恰恰證明了他們根本「不明白」。因為，在商場上，這些人並不是「成功者」，到目前為止，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倖存者」。把「倖存者」偽裝扮為「成功者」甚至「常勝將軍」，不正是證明了他們是多麼地「不明白」！

他還說，他是比較早下海的，親身參與了起初的經商大潮，「十億人民九億商，還剩一億跑單幫」，以及這一兩年的一億多人開戶炒股的瘋狂熱潮。他看到自己的身邊，不是一個又一個、而是一批又一批的人倒下，血本無歸，有的甚至家破人亡。真是觸目驚心！所以，

他認為，把自己看作是商場上的「倖存者」，一點兒也不誇張，也不聳人聽聞。

雖說一些人在商場上賺了一點錢，也做了一些慈善的事；但因此就忙著論「功德」、頌「智慧」、作「定論」，這似乎並不妥。人們常說：「蓋棺論定」。這是說，一個人的是非功過，只有到他生命結束的時候才能做結論。經商，也是如此。不到「蓋棺」，怎能急於「論定」？更何況，「蓋棺」了，就一定可以「論定」了嗎？君不見，古往今來，有那麼多帝王一時間似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蓋棺」之後，往往難作「論定」；有了所謂「論定」之後，往往又「翻案」迭起？！

看待歷史，是如此；看待現實中和你身邊所發生的事，也是如此。不要急於歌功頌德、宣揚成功經驗；而是學習趙州和尚，不忙於做結論，慢慢地沉思，哪怕「五年分梳不下」，甚至一直「不在『明白』裏」。

咸與經商，人生被寄託於發財；都想發財，人們渴望知道成功的奧秘。追求「成功的奧秘」，就有許多人去探究這種奧秘。許多媒體，都緊抓這種得人心、搶眼球的題目不放。結果，一些聰明人和被聰明人主持的媒體很快就發現：成功者之所以能發財、發大財，是因為他們特「有才」、特聰明、特有智慧；用現在流行的話

來說：他們的「智商」特別高。

於是：「智慧」，就成為財富之源，成為「成功者」成功的主要條件。而發財，也就成了「成功」、「有智慧」的最主要標誌。如果給現代中國的有「智慧」的人排排座次，那首把交椅准是發財者的；今年春節，《財經人生》的「二〇〇七年中國智慧大獎」節目中，「中國智慧大獎」所發給的正是那些發大財者。

我新認識的一位老子專家說，在《財經人生》那個節目裏，也提到了老子，甚至把老子尊為中國最有「智慧」者；遺憾的是，他們沒有把老子關於「智慧」的思想展開來談，而且側重點也不對。

因為，在《道德經》中，老子在講「德」的時候，開宗明義：「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套用這句話來解讀「智慧」，可以說成是：真正有「智慧」的人，不會以「智者」自居，這種人才能算是有「智慧」；缺乏「智慧」的人，偶有心得就執著不放，自以為為了不得，則顯然是沒有「智慧」的表現。

非常重要的一點，老子提出了「絕聖棄智」。這是在告誡我們：不要以「聖人」自居，不要賣弄「智慧」。如果去「賣弄『智慧』」，「智慧出，有大偽」，假冒偽劣就會充斥市場，就會造成極大的不信任、混亂和不安定。假如，我們注意並重視老子的這些思想，對我們

當前的商場、股市許會有一個比較清醒的估計和認識。

事實上，在經商活動中，可能「智慧」並不是「成功」的關鍵。當然，對於經商，智慧是重要的，人的謀劃、算計、策略也是不可缺少的。但是，與世事的難料、事情的複雜多變等等相比較，人的智慧、人為的力量則是微不足道的。商業的成功，從根本上講，主要不是人的智慧、人為的力量所致。因此，不可以過分強調人為的力量和個人的智慧、能力、技巧，不可自作聰明，更不可機關算盡。

聽到這裏，出家師父說，論「功德」、頌「智慧」、作「定論」，從禪宗的角度來看，這些都是「迷」。對「功德」的執「迷」，並要求別人歌功頌德，《碧岩錄》第一則裏的梁武帝，就是典型的一個。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梁武帝參與佛教事業的「動機」不純。萬事萬物，皆「生」於「機」；而要想「做事」，「動機」一定要「純」。「始動之機」「純」，方可應「機」而「動」，隨「機」而變；就會展現「智慧」，而不會賣弄「智慧」。

從佛教的「道理」上看，要求論「功德」、頌「智慧」、作「定論」，則是圖「福報」。「福報」，並不是「智慧」，往往卻是沒有「智慧」的表現。另外，「福報」，往往只顧及「今天」；而「智慧」，則

需要去考慮「明天」，需要有「遠慮」。「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不能「遠慮」者，還能算「有智慧」嗎？

今天的成功，並不意味著明天也一定成功。明天究竟怎麼樣？還不知道，也不可能從今天推測出來。更何況：即便今天已經成功了，你對今天就瞭解透徹了嗎？未必！這個問題，恰恰是比較難想到的，能想得到的人很少。而趙州和尚，他不僅僅想到了，提出來了，而且

做了回答。他說自己「不在『明白』裏」，「分梳不下」。

這正是我們需要學習的。對於自己的生活、事業，無論別人說你如何如何的「成功」、「智慧」，你也一定要保持「平常人」的心態，不匆忙宣佈「成功」，不急於表示「明白」，寧可一直「分梳不下」。

陝西法門寺佛指舍利塔落成王菲獻唱佛曲

全球佛門緇素翹首引領的佛門盛事，於五月九日在陝西法門寺文化景區正式隆重揭幕。高達一百四十八米的合十舍利塔，是由臺灣名建築設計大師李祖原策劃設計，在綿綿細雨中，越發顯得莊嚴宏偉。

佛教在臺灣已普遍融入地方文化，並深植於民衆的日常生活之中，信眾數量非常眾多。民國九十一年（二〇〇二年）初，佛指舍利曾來臺灣供奉瞻禮三十多天，前後共有多達四百餘萬人次的信眾，到佛指舍利座前瞻禮朝拜。法門寺之佛指舍利已經成為世界各地佛教徒心目中最崇高的聖物，受到世界各地所有佛教徒和旅遊探秘者的朝拜。此次合十舍利塔落成暨佛指舍利安奉大典，參與此次盛會的佛教團體，包括有臺灣的佛光山、中臺禪寺等寺院。數萬民衆於風雨中列隊瞻仰的盛況，有如盛唐時期「舉國上下爭迎拜，傾城遍野持香華」的場面似又重現。

關中平原從五月八日開始，便籠罩在雨霧之中。中國國

家宗教事務局局長葉小文於九日上午致詞時說，法雨紛紛，同霑法喜。此時此地此景，是「千載一時，一時千載」，承載著「千載佛家聖地，萬世人文經典」的重託，乃「秦人自豪，國人驕傲，衆人歡喜」。在佛指舍利安奉大典上，於佛光大道兩側參與盛會的緇素四衆及嘉賓等約三萬餘人，大家都冒雨列隊恭迎，場面非常隆重而壯觀，真是萬人空巷。

此次盛典還邀請了很多名人來參加，有國際著名影星李連傑、壹基金創始人及淡出歌壇已久的天皇巨星王菲於當晚在佛光音樂會上演唱佛教歌曲《心經》。

來自陝西大明寺的僧人如妙說，佛法東來，陝西以其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和歷史地位，率先感受到了佛陀的智慧。如今，合十舍利塔內永久性供奉釋迦牟尼佛真身指骨舍利，實屬千載難逢之盛事，萬世難遇之機緣。